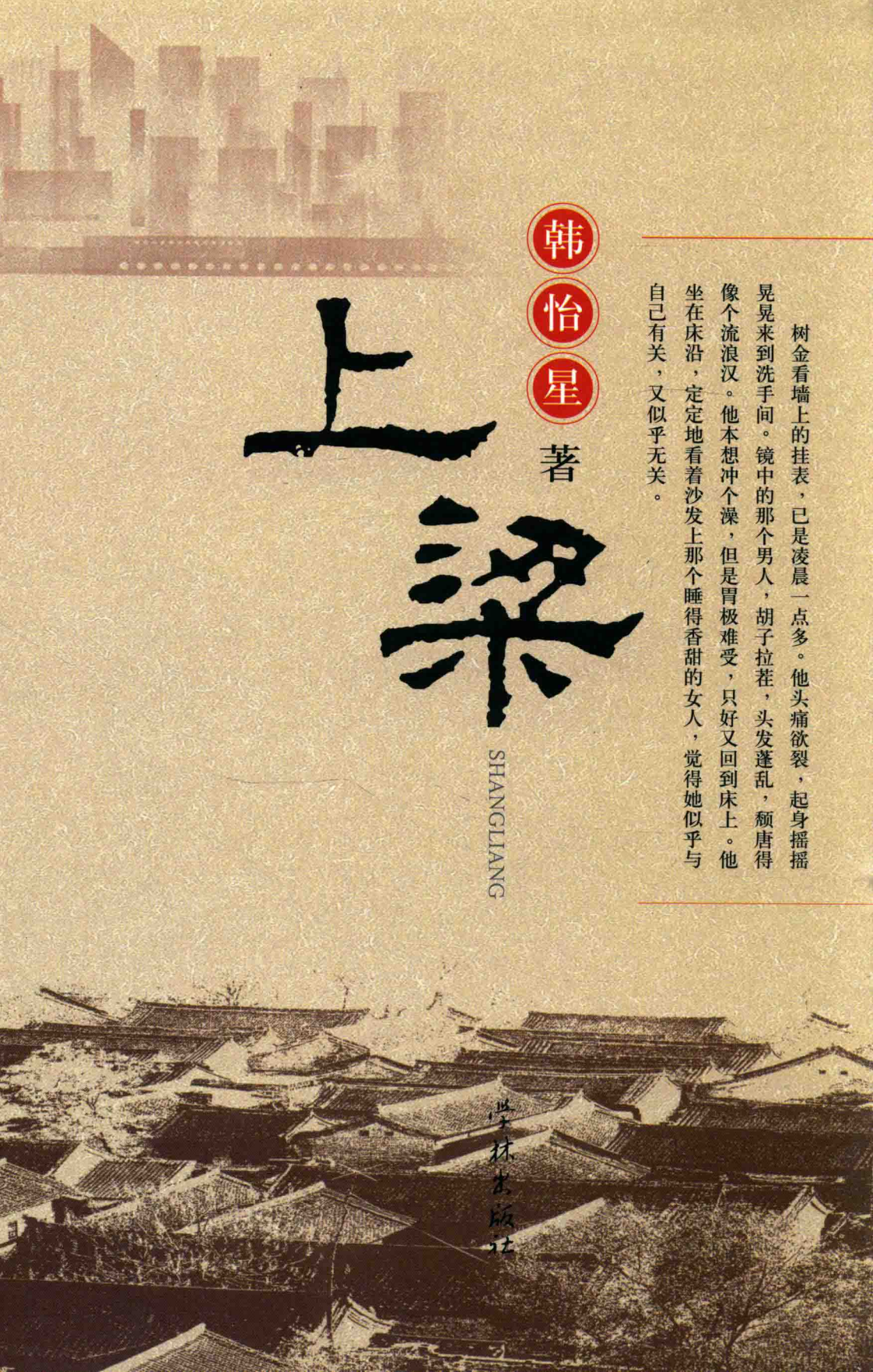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韩

怡

星

著

上梁

SHANGLIANG

树金看墙上的挂表，已是凌晨一点多。他头痛欲裂，起身摇摇晃晃来到洗手间。镜中的那个男人，胡子拉茬，头发蓬乱，颓唐得像个流浪汉。他本想冲个澡，但是胃极难受，只好又回到床上。他坐在床沿，定定地看着沙发上那个睡得香甜的女人，觉得她似乎与自己有关，又似乎无关。

世林出版社

韩

怡

星

著

上梁

SHANGLIANG

学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梁/韩怡星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14. 9

ISBN 978 - 7 - 5486 - 0760 - 1

I. ①上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76960 号

上 梁



作 者—— 韩怡星

责任编辑—— 许钧伟

封面设计—— 周剑峰

出 版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/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 址: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: www.ewen.cc

排 版——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 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 710×1020 1/16

印 张—— 18.25

字 数—— 30 万

版 次——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—— ISBN 978 - 7 - 5486 - 0760 - 1/I · 99

定 价—— 40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第一章

门铃响。

树金放下筷子，起身去开门。

树财穿着雨披站在外面，滴落的雨水印湿了地面。

树金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树财瓮声说：“能出什么事？爹让你抽空去他那里一趟。”

树金说：“我今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课，晚上去爹那里吧。”

树财说：“中。爹让我也去。”

树金说：“那你先去，我下了课直接过去。”

树财转身要走，想起什么似的，从雨披里伸出手来，把一个白泡沫饭盒递给树金：“秀芳说给卓卓吃。”

树金接过来，看着树财进了电梯，回身把门关好。饭盒缝里飘出油炸臭豆腐的香味，这是卓卓最爱吃的东西。他见安琪挎了包拿着车钥匙出来，赶紧找了个塑料袋把饭盒扎紧，讨好地递给她说：“安琪，麻烦你给卓卓带去吃。”

安琪接过来，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

树金看着她一声不响地拿风衣，穿鞋，开门，然后别转头幽幽地说：“依没见过电视里讲如今的臭豆腐许多是用硫酸亚铁泡的吗？”

门一关，树金马上从垃圾桶里拿出饭盒，把塑料袋打开来扔掉，自己坐到饭桌前就着面条津津有味吃起来，最后他把给安琪热的那杯牛奶也喝了。

他匆匆刷完牙，洗了脸，到书房里把电脑放进手提包，打着雨伞来到小区门前。门前的摊贩们搭着雨篷照常营业，各式摊位迤迤迤迤排了足有一里地长，雨雾中弥漫着浓重的油烟味。

树金找到树财的摊位，对树财说：“你下午到爹和树凯雇主家附近寻个饭

馆，我请他们吃晚饭。”

树财头也不抬，说：“爹说了，带几个秀芳炒的菜就行。”

秀芳说：“哥，我下午炒几个好点的菜让树财带过去，你们与爹一起吃。饭馆费钱，爹指定不舍得去。”

树金听她的声音细弱而嘶哑，再看她的脸，左眼眶明显青肿，薄毛衣领包着的脖子隐隐露出一块红紫。树金死死盯着她，眼里的怒火就要喷出来。

秀芳无力地冲他笑笑，说：“哥，你快去上课吧，别耽误了。”

树金走到树财面前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撑着伞到对面马路公交车站乘公交，换地铁2号线来到位于陆家嘴的培训学校。

这所培训学校是树金的本科同学兼舍友赵思卿办的。赵思卿本科毕业后进入一所重点中学教书，而树金则继续攻读所在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。十五年前赵思卿辞掉教师工作贷款办起了考研辅导班，笼络一批退休教授继续发挥余热。这些教授见满腹才华仍有用武之地，加之薪金颇丰，所以干得特别卖力。当时正值考研大军风起云涌，赵思卿的辅导班很快以超高的考研率在业界声名赫赫，各地学子慕名而来，财源亦滚滚而增。赵思卿用考研辅导班赚的第一桶金，不断地开疆拓土，继而办了雅思考试培训班、GRE考试培训班、高级口译培训班、高考培训班，专技培训班，琴棋书画培训班，艺术培训班……成了门类齐全的培训学校，后来又涉足文化传媒、创意产业、广播影视甚至房地产，原先只有100平方米的教学陋室如今已成为高高矗立在黄浦江畔的32层“震华教育集团”大楼。颇有生意头脑的赵思卿仅用十多年时间，就由一穷二白跃为身家过亿的富翁。不过赵思卿富贵不忘朋友，聚会时常说“有事找我”“不想干了就来我这里”。他们这些留在上海的外地同学，不是在学校教书，就是在政府机关和报台工作，除了少数几个混得了一官半职外，其他人都像树金一样过着波澜不惊的寡淡人生。但是让他们抛掉薪水不高的稳定工作去像赵思卿一样创业，人人都自觉没有这个魄力，所以他们一边慨叹人到中年一事无成，一边也不肯付诸行动。最多像树金一样，在工作之余，到赵思卿的培训班去上上课，赚点课时费贴补家用。

树金教的是英语考研辅导班，因为这个辅导班最火，也最赚钱。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考科目，不像专业课那样认识导师的话可以讨个范围。考研的太多英语先天不足，很多人屡考不中就是因为栽在了这门课上。树金班上有个

38 岁的外地男教师，已经考了八年，仍是屡败屡战，一心想考上研究生后留在上海学校工作。树金想等他读出研究生了，年纪更一大把了，如何拼得过各方面都占优势的年轻人？当然树金对他怀着深深的同情，因为对一个无根无系的外地人来说，要想在上海拥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，只有靠高学历这个敲门砖。他自己不也是读了博士才获得留校任教资格的吗？

一天的课上下来，树金已累得精疲力尽。他良心上觉得一定要对得起这份外快，更要对得起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着梦想的大龄学生们。

时近五点，树金急忙往回赶，路上买了一瓶二百多元的泸州老窖和一瓶一百多元的山西汾酒，又买了一些鸡鸭牛肉熟食，乘地铁转公交来到爹干装修的小区。找到雇主家，树凯出来开了门，见树金提了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忙接过来：“哥，树财哥也带了许多吃的来，晚上指定吃不了了。”

树金说：“吃不了你和你伯明天吃。”

客厅墙边堆了许多地板块，爹在卧室里用电钻固定地垄。一个月不见，爹的头发又白了许多，脊背也弯了许多。爹和树凯的铺盖放在另一个未动工的房间，树财正把换下的被套往一个大编织袋里装，估计是秀芳让他捎回去洗的。爹不舍得租房子，和树凯背着铺盖，到哪家铺地板就睡在哪家，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多干些活。

爷儿几个就地坐下，树金开酒给爹喝。爹拦住说：“还是喝树财带的二锅头吧。这两瓶酒你带回去给孩子姥爷喝。”

树金说：“岳父现在不喝白酒了，岳母只许他喝点红酒养身。”

爹说：“以后不要买这么贵的酒，你拖家带口的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哩。”

树金只好说：“嗯。”

爹说：“今天叫你和树财来，是商量老家盖房的事情。你娘说冬发把咱的宅基地批下来了，可以盖八间大瓦房。我打算给你盖三间，你弟三间，我和你娘二间。”

树金忙说：“我盖什么房子，您和弟盖吧。”

爹说：“你咋不盖，你老了去哪儿住？”

树金笑着说：“我这里有房子住嘛。”

爹端起半碗酒一饮而尽，眼泪扑簌扑簌滚落下来：“这是你的房子吗？这是人家安琪她爸妈给闺女买的，你不过是个住客。一个男人，住在岳父家里，

一辈子都让人瞧不起。”

树金的心沉了一下，说：“爹，您别着急，我再干上几年，一定会买上自己的房子，到时把你和娘都接来住，树财和秀芳也不用租房子了。”

爹笑着抹了抹眼泪说：“这里的房子动不动就几百万，如今房价还在突突涨，你挣的是死工资，还要供孩子、帮衬家里，买套房子哪里那么容易？”

树金说：“爹，您别担心，除了工资，我还能赚些科研经费，培训班课时费，有不少外快的。”

树财瓮声问：“你赚的外快不用上交嫂子吗？”

树金嗫嚅着说：“给……给一部分。”

树财不屑地说：“钱都交给老婆了，还说要给爹娘买房子，说得好听，恐怕爹娘到咽气也住不上你城里的金窝。”

树金低头不语。其实倒不是安琪要工资卡，而是岳母宋丽萍让树金把工资卡交给安琪，说上海男人都是把工资卡交给老婆保管，不能自己乱花钱。后来听说树金在外兼职教课，又让他把课时费也交给安琪。偏偏安琪对此不感兴趣，要跟树金过AA制的生活。结果岳母就大声斥责安琪是败家玩意儿，又诉苦说她和安琪爸爸把养老的钱都用来给小两口买房子了，还说抚养卓卓多辛苦，每天要花掉多少钱。安琪听得心烦，索性把自己和树金的工资卡一股脑儿全交给她保管。平日里安琪刷信用卡，到期了就让她妈去交钱。树金呢，基本上花的都是课时费，即使这样，他每月也要拿出其中的一半交给岳母，谁让他住着岳母的房子，让岳母养着孩子呢？

爹似乎看出了树金的心事，对树财说：“你管好你自己，你嫂子一家对咱们够好了，人家大上海女孩子能看上你哥，还给你哥生了孩子，让你哥有地方住，这是多大的恩情啊。你车子被城管没收了，人家爸爸还找人给你要回来……”

树财不屑一顾，冷笑着说：“要不谁肯给他们当上门女婿？”

树金“腾”地一下站起来，粗声问树财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树财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孩子都随人家姓，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！”

树金一下子泄了气，默默坐下来，低声说：“名字只是符号，与他人相区别而已！”

没想到爹的眼泪又哗哗流下来：“树金啊，姓肖的一辈辈传下来，到你这一辈是‘树’字辈，再有后代就是‘广’字辈，你儿子起名叫苏世卓，我死后真不知

如何向祖宗们交代。”

树金心里的痛被戳起来，捂着脸“呜呜”哭起来。

安琪怀孕后，岳母喜不自禁，把安琪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岳父即环保局局长苏兆峰发动全局上下为即将出世的外孙起名字，说是集思广益，博采众智。于是乎从副局长、科长，到普通职工，都把为局长外孙起名字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宣传科长牵头定期召开会议，将大家起好的名字进行收集整理，讨论研究，然后向苏局长汇报，解释每一个名字的不同凡响。最后苏局长从二百多个候选名字中圈定了“世卓”二字，希望外孙将来成为全世界卓越的科学家、文学家、金融家或政治领袖一类的大人物。至于姓氏，苏局长哈哈笑着说：“树金不要有意见，我只是尽外公的责任，给外孙起个名而已，姓氏当然还是随你，希望世卓将来能为你们肖家光宗耀祖。”

树金兜紧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，连忙点头称是。因为爹已经给孙子起名叫“肖广田”，说孙子属鼠，有了许多田地就不怕没饭吃。

不料安琪在孩子出生后将户口落在她爸妈家，户口本上清清楚楚写着“苏世卓”三字，平日里一口一个“苏世卓”叫着，根本不给你商量的余地。苏局长只能尴尬地笑，说：“树金，树金，你看这安琪太霸道了，太霸道了。”

没有地位就没有发言权，树金对此只有隐忍沉默。

苏世卓二岁以前也被老家的亲人“肖广田，肖广田”地叫着，直到七年前树金和安琪回老家参加奶奶的葬礼，亲戚朋友们才知道肖树金的儿子姓苏不姓肖，肖树金这个村里唯一的博士、名牌大学教师的荣光一下子消失殆尽。

其实那次卓卓并没有回老家，因为他正发着高烧连日输着水。树金不知道如果卓卓不发烧的话，岳母会不会让他抱回去，因为连安琪也借口卓卓发烧、工作繁忙不肯跟树金走。最后还是岳父苏局长深明大义，勒令安琪一定要跟树金回老家奔丧，说自打结婚安琪还没去树金老家看望过亲人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做了人家的儿媳妇，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。把个树金感动的差点给岳父跪下去。但很快他就后悔了，因为下葬那天，同时给爷爷奶奶一块儿立了碑，石碑上除了爹和娘夫妇、叔叔夫妇、树金和安琪夫妇、树财和秀芳夫妇、树凯的名字，最后还有“重孙肖广田 泣立”一行字。本来回家的路上树金已经叮嘱过安琪，说他没有把儿子叫苏世卓的事情告诉爹娘，他只跟爹娘说岳父岳母给外孙起了个小名叫卓卓，他希望安琪替他保守这个秘密，反正过不了几天他

们就回上海了。两天来安琪戴着重孝一声不响跟着家人守灵，向吊孝的人鞠躬还礼，树金还因此特别感激她。没想到出殡时还是给他来了个大意外，让他简直生不如死。他后来猜测，安琪大概看到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千里之外穷乡荒野的墓碑上，已是相当得不受用，后来看到自己儿子的落款仍是爷爷起的名字，便母狮一样发作起来。她冲到墓碑前，当着树金几百号乡亲的面，气愤地大声说：“我的儿子叫‘苏世卓’，‘苏一世一卓’。”人们都停止了哭声吃惊地看着她，她又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儿子不叫‘肖广田’，他叫‘苏一世一卓’，他户口本上的名字是‘苏一世一卓’。”

树金冲上来给她一个大嘴巴，怒吼着说：“滚，你给我滚！”

爹明白过来后，转身抱住爷爷奶奶的墓碑，把额头碰得鲜血直流。

所有的人都摇头，唉声叹气，都不好说什么。

安昌爷爷用拐杖戳着脚下的地说：“树金，这是你的根，你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，你的根在这里，你儿子的根也在这里，咱祖祖辈辈的根都在这里！”

树金无地自容。

回到上海后，树金从岳父岳母家里搬出来，住到学校旁边自己租的房子里，一连三十天不肯回家。岳父岳母不知情，只道是小两口吵嘴。耗到最后，苏局长提了一瓶小糊涂仙来，与树金边喝边说：“树金啊，跟女人过日子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该糊涂时就得糊涂。男人不糊涂，这个家就永无宁日。我们装糊涂，是因为不屑于与她们一般见识。要不是为我们生儿育女，她们算他妈的什么东西啊！”边说边抹眼泪，好像心中的委屈比树金还要深。

树金跟着苏局长回了家。不是因为苏局长的话感动了他，而是孤独迫他就了范。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里，毕竟安琪一家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何况家里还有自己的骨肉。

想到这里，树金长叹了一口气，问爹：“盖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？”

爹说：“盖八间瓦房大概需要 10 万块，我这里总共有四万块，其余的你们兄弟俩分摊吧。”

树财立刻说：“我没有钱，我还欠着两个月房租没交呢。”

爹瞪眼说：“你少喝些猫尿不就省出来了？”

树金手头也就三四千元，工资卡里还剩多少钱他并不清楚，他也不好意思向岳母开口要。他支支吾吾对爹说：“爹，一定要今年盖吗？过两年行不行？”

爹说：“大前年村里搞规划，凡是建在街上的房子都要拆掉。你弟弟的房子被拆掉后，花妮和你娘一直住在祖屋里。祖屋修修补补上百年，现如今刮风漏风，下雨漏雨，一到夏天就成了长虫窝。一天晚上花妮在炕上拼命打滚儿，你娘开灯一看，一条一米多长的长虫缠在她脖子上。你娘一剪刀剪掉长虫头，才拣回孩子一条小命儿。有时候这些东西从老砖缝里爬出来，挂在房梁上“啦啦”吐着信子打量人，虽说没有毒，但看上去怪疹得慌。去年过年，本家小辈们来磕头，发现地上鼓了个包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你娘说可能是屋后的老榆树把根伸进来了，我当时也没在意。初五小辈们来喝酒，非要掘开看个究竟。掘开一看，大家都傻了眼，原来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长虫在土下面睡大觉，你说疹人不疹人？”

树金也听得头皮发麻，忙说：“盖吧，盖吧，钱我来出。”

爹说：“树财实在拿不出来，我想法子借点。你就出三万块，拿这么大笔钱，你得跟安琪好好商量，不能自己做主。”

树金说：“树财的钱我先给他垫上，6万块我还是拿的出来的。”

爹说：“中，我打算干完这边的活就回家去。这几年在外面都是给别人盖房子，装修房子，今年就给自家盖。”说罢把碗中酒一饮而尽。

看着爹缠满胶布的手，树金一阵心酸。

爹刚来上海打工时，和树凯在建筑工地搬砖，一天搬5000块，60多岁的人，很快累弯了腰。后来跟着安徽一个包工头，专门接装修的活儿，给业主的新房铺地板，晚上就睡在业主家里。干完一家换一家，尽量省下租房的钱。

起初爹还天真地说要帮树金、树财哥俩在上海买套自己的房子，不管大小，总有个落脚的地儿。后来他老人家终于明白，在他的有生之年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动辄几百万的房价，连普通的城里人都买不起，何况他们这些打零工的外地人。在农村，做父亲的有责任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。现在，爹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和失落。

“叶落归根”，爹说，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，从哪儿来回到哪里去”，苍老的声音充满了悲凉。

树金说：“爹，您等上半个月，这边活儿干完了，我陪您到处逛逛。您来上海好几年，连东方明珠都没带您去看过。”其实他在想半个月总能把钱筹到吧？

爹说：“最多等一个星期。现在家里大旱，机井里抽水像榨油，你娘和树凯

婶守了三天三夜，两家十多亩麦子还是没浇遍。5月份了，麦穗还没秀齐，今年这收成眼看指望不上了。”

树凯说：“我昨天给娘打电话，她说村里人现在都到商家庄水库去拉水，一吨100块，明希大伯说他家拉完了替咱们两家拉。”

爹说：“商家庄来回100多里，你明希大伯拖拉着条瘸腿怎么吃得消？你跟你娘说，过几天我们俩回去拉。”

树凯说：“不瞒大伯，前天娘和大娘套了牛车去拉，半路牛受惊，连人带车歪倒在沟里。这事他们不让我跟您讲，怕您没心思干活儿。”

树金忙问：“娘和婶受伤了吗？”

树凯说：“人没事，正好有水囊垫着，牛压断了腿，躺着直哎哼。公路不远处有家汽车饭馆，老板见状带着伙计过来帮忙。见牛不能动了，就对娘和大娘说，牛已经废了，就卖掉吃肉吧，现在都用手扶拖拉机耕地，哪儿还有使牛的。娘说不卖，说这老牛给俺家干了十多年活儿，当家的临死时嘱咐不要卖牛，也不能吃牛肉，等牛老死了就像人一样埋掉。饭店老板说牛断了两条腿，白骨都支棱出来了，指定是治不好了，挪又挪不动，就这么眼睁睁看它疼死，是不是心更狠？娘和大娘听着牛哀嚎，真没了主意。看看周围也没有个熟识的人，就借了老板的手机给明希大伯打电话。明希大伯开了拖拉机赶过来，见牛快不行了，也劝娘把牛卖给老板，后来大娘也劝。娘见实在没办法，抱着牛的头直哭，牛也哭，泪哗哗地流，用舌头舔娘的脸。饭店老板拿了比平时肉价贵几倍的钱给娘，娘不接，明希大伯替她收下，对牛说：‘牛，对不住了，这是你拿命换的钱，赶明儿个就用它替你去水库买水浇麦子，等麦子有了收成，树凯娘烧一大垛新麦秸给你吃。你放心走吧，别记恨我们，我们都记得你的好。’明希大伯也流着泪，在饭店老板和伙计的帮助下把水囊里的水放掉，将牛车卸成几块放在拖拉机上，和大娘把娘硬推上车。娘哭了一路，昨晚跟我说起来还是哭，到现在也吃不下饭去。”

说得树金眼里也含了泪，爹抽着烟卷默不作声。

树金咬着牙对爹说：“我三天之内把钱给您，您早些回家照顾娘和婶吧。您今后也不要再出来打工了，这里有我。”

爹说：“一星期吧，总得给人家把活儿干完，不能剩个半利不落。”

树金起身，掏出一张300元的购物卡给树凯：“培训学校发的，你去买几盒

烟给伯抽。”

爹紧迫着说：“盖房的事你一定得跟安琪商量，要是……”

树金点头说：“您放心，没问题的。”提了包准备走。

爹又说：“上梁的时候，你和安琪、孩子都得回去，你知道老家的风俗，‘儿孙绕梁，家业兴旺’，祖宗都在天上看着呢。”

树金又点头。

树凯跟在身后问：“哥，那个卖盗版光碟的摊贩没有再纠缠杏叶吧？”

树金说：“自从安琪爸爸找人打了招呼，再没见到那两个东北兄弟在小区周围卖东西。”

爹说：“你再劝劝她，让我这次带她回去跟大军订婚吧。大军在县城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，县城的许多女孩子都想嫁给他，可这孩子就是忘不了杏叶。回村就去看你婶，对着你婶哗哗流泪。他给杏叶打电话，杏叶死活不接，你婶子也劝不听。这孩子咋就一根筋呢，姑娘家家的，整天伺候一个瘫痪老太太，又挖屎又挖尿，浪费青春啊。”

树金说：“她汉语言文学专科自学考试再有两门通过就可以毕业了。拿到专科文凭，我想法给她找个正规单位干。”

爹说：“别说是专科文凭，我听人家讲如今在上海，连本科生、研究生都难找个好工作。何况杏叶又不是上海户口，到哪儿找个像样的工作？”

树金说：“一步步来吧，杏叶还年轻，今后还可以考研究生，我给她找导师。上了研究生，毕竟找工作就容易多了，户口也可以落在上海了。”

树凯说：“我们包工头的儿子就是上海的研究生，在一家出版社实习了一年，单位都同意要了，可是最后因为打分不够留沪标准，市就业促进中心不允许落户。正好安徽老家组织部来招人，他就回去当储备人才了。前几天听他爸说，他去年年底参加了上海公务员考试，成绩挺好，已接到政府机关的面试通知了。”

爹问：“怎么，研究生留上海还要打分？这么说杏叶就是考上研究生也不一定能留在上海？女孩子家家的，费劲巴力地学什么，到时别把什么都耽误了。你这当哥的，可得把你妹妹的前途考虑好，你叔死得早，他两个孩子过不好，我死后怎有脸见我这亲兄弟？”

树凯说：“叔，别着急，我们还年轻，慢慢会好起来的，什么都会有的。”

爹突然声音哽咽，对面前的仨兄弟说：“你爹，你大伯……没本事……让你们在外面受苦……”，转身回到门里。

树金对树凯说：“照顾好你伯，过几天我把钱送来，你跟伯一起先回家把麦子浇好，帮着把房子盖好，然后再回来找活儿干。”

树凯点头答应。

外面又下起了雨，哗哗啦啦，在灯光中形成白亮亮的雨幕。树金没有打伞，抬起头让雨浇在头上、脸上，任其钻进衣领，流进胸口，直至湿透全身。

树财转身走回来，诧异地问：“你有伞怎么不打？”

树金没有回答，任雨水冲刷着脸庞，他多么希望，这哗哗流淌入下水道的雨水，能洒在故乡干涸的田野里，沃灌着片片饥渴的小麦。沙沙沙，激越的雨声中，那油亮的麦叶像万千跳跃的音符，欢快地唱着丰收之歌。在夏阳的炙烤下，金色的麦浪此起彼伏，香飘万里，涌动着庄稼人代代不竭的希望……

第二章

树金回到家，安琪已在儿子房间睡下。他自己把湿衣服脱掉洗好，冲完澡上床睡觉，发现安琪留在枕头上一张纸条：“明天晚上到爸妈家吃饭，爸爸有事找你。”

树金叹了口气，昏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树金来到研究所，见教学秘书冯琼大姐一个人在忙着整理学生资料，就悄悄地问他报上的课题经费批下来没有。

冯琼大姐说：“还没有，你是第三个问我的啦。我们这种冷得掉牙的专业，到哪里还不是谁爱理不理？你看现在都五月份了，所里这一级 32 个硕士、博士，工作有着落的只有 10 个，其他 22 个还吊着呢，这不影响所里的就业率吗？”

树金说：“冯大姐不要着急，还有一个多月毕业呢！”

冯大姐说：“你是不着急呀，等你评上副教授带了研究生就着急了。”

一句话说到树金的痛处。他对冯大姐笑了笑，起身告辞。

冯大姐突然幽幽地说：“于所长要做人文学院副院长了。”

树金没有答话，笑着朝她点了点头，夹着皮包走出办公室。

于所长于是禄跟赵思卿一样，也是树金的本科同学兼舍友，不过他俩还同时读了本校的硕士、博士，同时留校任教。前者研究古代文学，后者研究文献学。两人的导师虽然没有多大名气，但来自农村、出身贫寒的他们却 PK 掉几位学界泰斗的学生，幸运地留在这所全国名校。

冯大姐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得以留下，全是因为方包涵院长慧眼识人才，提携之恩，不要忘记啊！”

两人自然感激不尽，主动到方院长办公室毕恭毕敬表决心，聆听教诲。

方院长说：“我就喜欢农村来的年轻人，吃苦耐劳，踏实肯干，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做学问不但需要吃苦，还要耐得住寂寞，坐得住冷板凳，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成为所在领域的研究骨干，咱们院的未来在你们手里。”

院长一番话，使两位年轻人对之越加崇敬，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。

一次方院长搬家，冯大姐带俩年轻人去帮忙，将院长的藏书一本本捆起来打包。院长女儿方慧心坐着轮椅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他们忙活。他们又到慧心的画室，将一幅幅画小心翼翼地卷好放到箱子里。树金想像不到眼前这个瘦弱美丽的女子八岁时就名扬海内外了，许多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与她合过影，留过题词。谁料16岁时厄运突降，她的小脑动了一场大手术，从此便不能再站立，但她依然坚持作画，画面始终洋溢着阳光之美。树金心下感动，每包一幅画，都要仔细地看一下，发出由衷地赞美。

这次之后，树金常常被方院长带回家与他们父女一起吃饭，一起外出散步。方院长工作忙时，树金就陪慧心出去写生，逛街，或去医院检查多病的身体。慧心有时把自己的画赠给树金，眼神里充满了温柔和依恋。

一次，方院长喝了酒，突然老泪纵横。他直盯着树金说：“慧心妈妈因为女儿的病操劳成疾，扔下我们父女俩先去了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禁不住想，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，这可怜的孩子该怎么办？有谁肯照顾她？难道把她送到残疾人福利院吗？这，这是多么残酷啊。”

树金赶紧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会把慧心像妹妹一样照顾好的。”

方院长说：“只是当妹妹吗？慧心她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树金红了脸，嗫嚅着说：“我，我没想过。”

方院长说：“你考虑考虑，慧心是个好孩子，善良温柔，她只是不能走路，她完全能靠画画养活自己，不会给你增加太大的负担。”

树金支吾着说：“我考虑……考虑”，然后急急离开方院长家。回到家里，他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他同情慧心的遭遇，却从没想到要娶她做妻子。他心里纠结难过，只好去找赵思卿拿主意。

赵思卿马上给他介绍了安琪，两人三天之内就领了结婚证，到研究所和整个学院发了一遍喜糖，弄得大家目瞪口呆，说原来新娘不是院长女儿啊！看树金的眼神也清澈正气了许多。

一年后于是禄与慧心结了婚。据说是于是禄跪着向慧心求的婚。有人说

将肖树金和于是禄留校是院长的一盘棋，实际上是为女儿选女婿，一个不上钩，总有一个上钩，因为钩上有鱼饵。

于是禄及时咬住了鱼饵，很快便被推荐到美国做访问学者，没过几年又破格评上副教授，继而当上副所长，所长，院长助理，现在马上要做副院长了。而方院长已于二年前退休，女婿前途无量，他应该心满意足了。

听说慧心不能生育，到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女孩，树金下意识地想：“于是禄能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吗？”

他却不愿想，如果当时答应了方院长，会不会像于是禄一样平步青云，会不会早就评上副教授，带上研究生了，申请课题经费也不用这么困难了。

课题经费尚未批下来，预支一笔费用的希望落了空。树金不知该怎么办，一想到安琪和岳母的冷面孔就泄了气。他决定去学校图书馆找陈守程碰碰运气。

陈守程是树金的大师兄，他们导师王格力先生的首位弟子，在家谱学方面颇有些研究，还拥有将破损的古文献修旧如旧的专长。树金对他甚是敬重，视如兄长。

他们导师王格力先生在世时研究了一辈子学问，到死也没有赚出什么名气。其实大多数教授都像刻苦训练了几十年的运动员，到退役也没赢得鲜花和掌声。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，的确只是以默默教书育人为念，从没想到将自己打扮得花果满树，光彩诱人。王格力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既无名气，也无甚凝聚力和号召力，所以他的弟子们之间的交往也就疏淡。不像所里几位学界泰斗的弟子，在研究生中的地位也像他们的导师一样，既荣耀又崇高。因为做了泰斗的弟子，就等于拿定了镶金的饭票。毕业留校优先，外面单位录取也优先。导师的名字如雷贯耳，哪家单位不想引入他们的弟子，借其名人效应提高本单位的知名度呢？其实泰斗的弟子基本不用自己找工作，想去哪家单位只需导师打个招呼就行了，或者没打招呼就提前被用人单位要光了。泰斗的弟子们总是供不应求，普通教授王格力的弟子便没有这些幸运。当泰斗弟子们在宿舍里耍麻将、推牌九、闲敲棋子落灯花时，王格力和其他普通教授的弟子正在大大小小的招聘市场里奔波，或者为多复印几份简历而与排队等候的学生吵得焦头烂额。

普通教授的弟子，工作后也大多不像泰斗的弟子们因老师的关系而凝聚

在一起。泰斗的弟子，师兄师姐，师弟师妹，即使老师不在了，也仿佛同父同母的孩子，经常约在一起，或话家常，或追思老师平生学问。当然他们最经常做的，或者说把此作为责无旁贷任务的，就是每年在导师诞辰或驾鹤西归之日（当然还有其他时间），在全国的大学组织召开导师德艺双馨或某学术成果研讨会。有时也在校外举办讲座，向公众介绍他们导师伟大而平凡的一面，让他们的导师走进普通市民，深入千家万户。当然慢慢随之家喻户晓的，还有泰斗的这些弟子们。这样的导师是学生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，包括精神上的，物质上的，声名上的。所以文献所新进的研究生们，从师兄师姐那里听到的第一句古训就是“你的研究水平高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背后站的是一只羊，还是一头狮子”。

毫无疑问王格力教授是只羊。所以他的弟子们在前程方面也多半沾不上光，除了怀有一肚子被老师强逼灌入的扎实学问，未来的道路只能自己去寻找、去趟平。

说起来树金这个无根无系的农村学生，能够留在这所全国著名的高校真是幸运了。他在求学期间的研究水平的确出色，发表的几篇文章颇受专家们好评，博士毕业论文还获得教育部“国家百名优秀博士论文奖”。树金一直觉得是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了留校的资格，但是身边的同事却认为是方院长的姜太公钓鱼之计。后来的经历使树金觉得他们的猜测也不无道理。

文献阅览室向来是图书馆最安静之所在，今天却坐了许多学生。陈守程穿着青布工作服，戴着白手套，正在修补一本破旧的古书。抬头见树金进来，问了一句：“查资料呀？”

树金笑而未答，凑过去看那本书，问：“又淘到宝贝啦？”

陈守程说：“隔壁邻居去福建乡下自助游，在古董摊上看到了这本清代《同宁村贴氏族谱》，顺便帮我买了回来。贴姓本来是元代回回儿从蒙古人名字‘帖木儿’取来的，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，这些回族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，还有河北和四川的一部分地区。这本族谱说明，为躲明末战乱，一部分回族人也迁徙到了江南沿海地区，并聚祖而居。”

树金看他一脸兴奋的样子，心下也替师兄高兴。因为对研究古文献的人来讲，莫过于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线索更令人高兴了，这或许能使他从此在圈内一举成名。当然，成不成名，有时还得需要自己一些运作。但是陈守程在这方